

「我很高興我媽死了」

作者: 李維榕博士

日期: 2024 年 12 月 21 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這位女士告訴我，她做了兩個夢。在第一個夢中，她夢到父母被一群親屬指責。她很生氣，替父母罵他們，但是父母不但不領情，反而責怪她，結果是她與父母對罵。醒來她十分生氣。

第二個夢，她說是第一次來見我後，夢見一個黑衣影子，在她身旁用手拍她的背。好像在告訴她，你太累，需要休息了！這讓她感到一絲安慰。

所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女士的第一個夢，好像概括了她與父母關係長久以來的掙扎。記得她第一次見我時劈頭就問：你認為子女一定要原諒父母嗎？我說問題不是原諒不原諒，而是問這問題的人，必然與父母存有無可磨滅的傷疤。

這女士長得十分動人，衣着入時，卻帶着一份不經意的灑脫。如此有魅力的一個人，步入中年，一直未婚，她說總是找可以當父親的人作伴，從來沒有真正投入。她談吐優雅，很有幽默感，只是一提起母親，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，所有怒氣立即湧上臉上。

她氣衝衝地說：「我的男朋友，以至我最喜歡的乾媽，都叫我去原諒她，我氣到連他們也不想理睬！」

父母與子女之間究極有什麼深仇大恨？讓她如此介懷？

童年創傷，往往是個被忽略的問題。很多人都以為被虐待或性侵犯才造成孩子心中的疤痕，其實父母長期不和，或父母親長期處於不安及情緒不穩的狀態，又或者家中遇到重大的打擊，對孩子來說，都可以帶來傷害。而受了傷的孩子，他們的情緒往往會停留在那一時段，像凝結了的冰塊，無法繼續成長。

這女士說，少時父親很少回家。回來時不是打就是罵，孩子一聽到他回來，立即便躲起來。她是長女，更是首當其衝，總是捱打的第一個。她說：「我對父親的印象不深，一早就把他從腦海中刪走，他後來都不再回家了。反而是母親，我覺得完全不能信任她，在我最需要她的時候，她不但視而不見，反過來罵我，怪我把父親氣走。」

施暴者分明是父親，為什麼女兒怪的是母親？母女關係，真是一個複雜又微妙的現象，但是這種母女矛盾經常發生。也許女孩子都會希望做母親的貼身小棉襖，與母親同進退。她們對母親的感覺尤其敏感。在自己遇到困難時，當然會等着母親來打救，偏偏這時候母親自己也因夫妻關係處於困擾中，不但沒有來打救，還會多加怪責，把氣發在孩子身上。孩子不但無法求助，還重重的感到被出賣了，那是一種二度受傷的感覺。

這些孩子往往都會在遠處觀察着母親的一舉一動，母親的嘴臉、焦慮、不屑之情，全部被她們看在眼裡。記得一個久等母親回家的留守少女向我描述：「好不容易等到母親回來，我卻坐在樓梯底，偷偷聽着母親與她的雀友一邊打麻雀，一邊在數我的不是，他們說得那樣興高采烈，我卻一直躲在那裏偷偷地哭！」

一個中年女士也說過這樣話：「我一輩子都在撐我媽，為了她而疏遠我爸。想不到那天她以為我不在家，與大姨說起我的時候，竟然充滿不屑之情，那種語氣、那種嘴面，我跟着就崩潰了。」

另一個情緒失控的女兒向母親哭訴：「你不記得你當時要跳樓，我是怎樣從天台把你搶救回來的嗎？你現在卻把一切都歸咎於我有病！」

怎麼都是針對母親？因為母女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，剪不斷、理還亂。分不開、又合不攏。

這女士雖然談起母親來就咬牙切齒，不接母親電話，不斷把她抹黑，連母親對她表示關注，都被她形容為「最虛偽的裝作」。她沒有察覺，如果她的意願是把母親從自己的生活中抹走，是她自己不停地把母親掛在口中。母親住在另一個城市，已經再嫁，再也沒有過去的瓜葛，是她無時無刻把母親帶到自己的生活中，揮之不去。什麼是愛？什麼是恨？有時很難分辨。她也是不停發問：母愛不是偉大的嗎？母親不是要保護孩子的嗎？為什麼我母親不是這樣？

一個我工作了很久的青年人，也是同樣狀態。她已經出國留學，但是所有生活中的不幸或小挫折，她都怪罪於父母。所有父母對她的好，她都認為是他們欠她的，活該！少時她沒有能力應付父母對她的傷害，長大了也無法放下少時的陰影。

我問她說：「你父母在地球的另一邊，你怎麼老是隔洋把他們帶過來？」說易行難，帶着母親（或父親），對這些女兒來說，幾乎是一種儀式化的行為，一種情緒上的洗禮，強迫性地守護着自己的創疤，讓它繼續淌血，才找到發洩。除非她們體會到這是一個阻礙自己成長的重擔，才知道這樣走路多累，是時候放下了。

〈我很高興我媽死了〉又名〈原來，不原諒媽媽也沒關係〉，是紐約時報名列前茅的暢銷書，由美國童星 Jeanette McCurdy 執筆，描述母親迫使她成為童星所造成的傷害，以及她怎樣走出創傷的自癒與成長之路。

這本書不但挑戰了母愛的神聖及不可質疑，如果母親傷害了你，你甚至不必原諒她！